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 沈懋學 與方司馬書

○ 又 與張孝廉書

○ 又 復張孝廉書

○ 吳仕期 上張相公書

○ 魏允中 上申相公書

○ 劉廷蘭 上申相公書

○ 顧允成 上許相公書

吳正志 上申相公書

顧憲成 上王相公書

又 與王辰玉書

姜士昌 上李相公書

宋 燾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 上朱相公書

又 上李相公書

王元翰 上朱相公書

又 上楊少宰書

又 與毛選君書

邵輔忠 上朱相公書

彭惟成 答王相公書

李植 上王相公書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與方司馬書

譚逢時嘉魚人時攝冢宰事

沈懋學

翰林院修撰  
萬曆五年十月

厚辱車騎失迂爲罪星變異常已多惶懼直言者復爾斥辱尤切感憤寢食未寧遂成憂幽之疾不克候謝門下懇欲乞歸尚靳吾師曲成之耳 聖世重熙九夷重譯相君輔理之功真不可誣今 皇上懇留誼不忝忍誰謂以必去爲義哉顧聞訃後作用難語

其旋蓋初疏惟知哀痛倉皇何暇解說匹夫小節等  
辭得無啓人之疑乎况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知之衆  
心未愜也倘懇求奔喪守制不允則伏闕苦陳 聖  
心必爲感動願遽爾謝恩人之疑且深矣又况 聖  
諭七日內不辦事守喪而乃與聞朝政雖其心惟恐  
差謬或出忠肝而作事過出尋常何以自解于天下  
夫臣之忠子之孝兩係綱常原無軒輊相君之所執  
忠也而孝之常議本在人心一疏持衡亦不可少臺  
省不言反交章保之於旣留之後似屬逢迎附會尤

激常情矣吳趙二君於相君有龍門之誼恐他人先  
言必直傷大體故爲委曲陳情蓋忠于相君者相君  
能虛心達觀反加禮謝再疏請行卽 聖怒真不可  
解亦危言解之寧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一旦斥辱五  
臣人心不屬遂使世道可憂相君王平相業頗覺瑕  
疵生交淺言輕無能効一得徒自憂鬱欲死耳此時  
正當大計事在老師守道不違以安天下屬望不淺  
失之東隅在老師爲相君收之桑榆者力擬千鈞萬  
無輕發且相君欲安 社稷收人心機尚有可爲者

生不敢冒昧言也老師爲朝廷萬世計能一留神否乎素有嘔血之症偶爾復發生死未知惟老師愛不肖如子不肖乃未有以報也恐憂鬱而死終負深恩故漫瀆鈞嚴惟師慈財幸

與張孝廉書

名懋修江陵冢子

昔者不佞候龍門欲圖一面嚴不敢請今病二旬生死未卜昨蒙老師賜問已感厚恩乃重枉車騎且升堂下拜不佞何敢當何敢當昏曠中驚聞之起坐欲屈玉趾至榻前容倚牀叩首以謝而道從已發矣悵



快何如老師之留原出。聖明眷注且古之豪傑爲天下安危一已虛名弗顧也人亦安得執常行議之顧。皇上留之既懇矣老師亦不忍恣然請歸矣而保留之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言者既不體。皇上憂天下至意又不諒老師不得已苦心致于罪譴夫復何辭但非常之事守常道者弗知也諸君惟知守道而未可語權且子之孝臣之忠同倫一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而容諸君存孝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廷杖之

舉老師竟不力揀門下亦不進一言老師不得稱純  
臣門下不得稱諍子矣天下所係以爲安危者在老  
師而老師英風獨智位絕百僚諛者不欲規愚者不  
能規而踈遠者又不敢規非門下誰盡言哉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惟門下深思而預計之則人心尚  
可收相業尚可廣天下久安長治而禍機不啓門下  
家世亦永有休光卽不佞先犬馬填溝壑亦含笑九  
原矣不佞與岱與丈名嗣修意氣相孚不獨年誼今  
不得效忠于數千里外又恐一旦不起終負雅情故

敢僭言亦執事惟高明裁之

又復張孝廉書

昨捧誦手札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耳夫經權忠孝之說學士大夫數能言之卽諸子疏中多書生語然亦豈不知天下有此義哉獨各見其是又謂時勢尚可一歸其智或偏其心或隘而其說宜並存于天下以俟相時度勢者之擇術于經權也昔者太公伯夷並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把鉞一則叩馬採薇君

手不以爲異心卽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  
師之留爲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奈何  
視爲狂童斥爲讐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  
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相爲天子定社稷福蒼  
生必以安人心培善類爲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之  
心阻天下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  
善言阻則諛佞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  
伺其意者而忠良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迨事機大謬  
初志而後悔之齊腕矣問下何不早啓其微耶不佞

伏念 皇上大婚成禮機局稍更老師之所以維持而左右者不可無術故不佞以爲老師之視塋當乞歸于報訃之時而不當議去于大婚之後前日倘乘諸子之疏懇切請行經權忠孝旣兩得之而人心服義善類歸誠豈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今事已無及而機尚可回在門下誠宜深思而預計也不佞愚衷蓋不徒以老師之不奔喪爲離經而實以老師之不力揀爲失策乃門下云云或未深啓故復陳固陋如此病中據案不盡願言辱尊諭更欲枉車騎過我不佞

卽嘔血欲死尚當撫牀一吐肝膽也遣力代伸惶恐  
俟命

張相公書

吳仕期

寧國府學生  
萬曆五年十二月

仕期宛陵山中一白面也係宋左丞相吳潛十三世  
孫世居宣城之舊第貫儒籍少承父師訓長蒙 聖  
帝恩作養府校幾度文場進雖不售於有司退則益  
稔於修獨山田半百躬耕代養圖書數卷把玩樂幾  
魚鳥日親煩囂漸遠自謂昆吾產金荊山產玉使非  
百鍊則良不卽售苟良矣而不卽售終身焉亦可也  
何敢稽於一邂逅哉恭惟 明天子在上聖哲夙稟

問學日新念與天俱動與天合以順召順中外晏然  
海內士民翹首跂足想望太平矣竊聞之君其天也  
相其斗杓也百官其四時也天運而杓轉杓轉而四  
時行杓不化而爲四時也君其心也相其意也百官  
其四肢也意聽於心而四肢聽於意意不化而爲四  
肢也執事當 皇上御極之初膺托孤寄命之重幹  
旋四序揮使四體也斷如一休休有容登明選公惟  
器是適集衆思慮也心益厚風俗正人心信元氣之流  
通四序而寒暑代謝不令而行元氣之流貫四肢而



疾瘡痼養不食而踰在野在朝咸熙熙乎切伊周之  
傾矣卽令不肖如期僵臥空山枯槁白屋而衡門之  
蒿獨茂寒谷之雲不飛亦得鼓舞以揚仁風擊壤以  
鳴聖澤幸也幸也邇緣執事有父憂制當泣血過蒙  
皇上眷顧一留之再留之許七七後隨朝辦事此君  
父盛寵也執事旣辭之復止之而依違於去就之間  
亦臣子盛心也嘗聞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  
有老成則舊章不求諸野又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  
以開心胸以濟緩急何天子而可無腹心之臣故執

事一留而繫君國之大計朝野獨非人情乎哉而孰  
不爲君國憂哉孰不爲執事諒哉噍噍嘖嘖以此爲  
許大事而必欲與執事爭可否辨是非若輩何乃自  
苦如此及叩其所建言者曰翰林曰部屬曰觀政進  
士曰南道一人俱以忤旨罷斥議者其不以滿朝  
多綿羊多啞子或者以非綿非啞乃執事籍其口而  
不言是皆不識執事之心亦皆不識百執事者夫旣  
不量己又不量人又不量時勢雖言之誰則信之雖  
信之誰則行之以故且宜默已也雖然此事言之

可矣遽言之於 皇上未也言之 皇上而爲執事  
諒可矣言之而不深諒其心未也言執事而量其心  
可矣諒之而不爲執事設身一處未也 皇上爲社  
稷留執事執事爲 皇上留其身暫作權宜焉知不  
任國事於外而盡心喪於內久當論定焉知不依富  
弼故事守制不依劉珙故事言事羅文毅公扶植綱  
常一疏言猶在耳執事之留決非爲待封爲遷轉爲  
賄賂計也文毅公所言執事胸中豈不爛熟而待諸  
臣言之左右爲執事謀豈不詳審而待書生言之期

也養痾山居自念成冷雖聞翰林諸臣言事而不知  
知其所言者何如雖聞朝廷罷斥諸臣而不知所以  
斥者何在然而執事賢相也、皇上聖明也以賢相  
佐聖明決無過舉而有所罷斥乃諸臣所自召想亦  
諸臣所自甘期與執事無素識與諸臣無舊交既不  
必言之殿陛不必救之諸臣而又上書于執事聽何  
乃自苦若此哉必有說矣昔唐宋儒生思效能於宰  
相不曰上書則曰封簡且曰爲文以獻夫特爲一進  
取諫爾節馳聲宰相而相果庸之俾繼世謂相有知

人之明儒有乘時之策期志不在進取期策不能奮庸期言不係軍民利病期年尚未強仕又非狎狂急休而乃上書瀆相府豈不量已又不量人者與豈不審勢又不度時者與豈不爲君國分憂不爲執事積慮者與曰非然也正人心厚風俗元氣也培養元氣執事責也諸臣爲執事謀而輕忤君國大旨罪矣罪矣豈惟加之鞭箠卽賜之死亦無不聽者但諸臣於國命似逾於執事則順 聖旨似忤於執事則忠旣爲執事先人効順又爲事効忠而未聞極爲請免諸

臣雖不死於執事之手亦幾由執事而死矣莫不曰相公振作元氣而元氣似乎其索之也相公忠於國謀而孝道似乎其少之也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敦四時何由而順序四體何由而安寧也曰非然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君門遠於萬里惟執事之耳目最近君威符於雷電惟執事之轉移最神倘非執事幹旋揮使則建議諸臣豈不齏粉矣哉故不復爲諸臣惜而惟執事之與謀未必無一得者在也期無

言守無言壽直廷壽友一念須自秉作自高者下下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蓋人心風俗關乎上之所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萬古人心萬古風俗繫乎今之所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一日而無綱常一日衣冠而土木矣萬古而無綱常萬古衣冠而土木矣故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梁奠安社稷之柱石也執事以綱常自負何豈非正己而物正者哉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視天下事卽己事視天下人卽己身如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耳之所涉目必營焉手不耻其不能行耳不耻其不能視執事豈非以此爲度者哉

古稱明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曰無闕而曰補闕  
執事豈非德崇禮卑而欲常聞其過失者哉詩云靡  
不有初天下知執事矣而以永終譽期之所以効悃  
於執事者願熟計而行之人心常欲其正惟恐其邪  
風俗常欲其敦惟恐其薄元氣常欲自執事培之羣  
工百執事效之而惟恐有<sub>一</sub>之不貫則四時卽不順  
序四體卽不安寧故淵戰冰兢對越上帝直求自信  
不求人知直求同理不求同俗在朝不知無愠於朝  
在野不知無愠於野而輒有同異卽取之爲鍛鍊之



資鍛鍊愈精成色愈足一切得喪稱譏如飄風浮靄  
任其往來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無碍執事  
寧不爲天下一等人毋徒爲天下一品官者哉在朝  
朝重在鄉鄉重史書之人誦之百代傳之立德立功  
當在富韓上矣昔人謂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迄  
無定說至於窮山幽谷樵夫野子相與畫地而論長  
吏之賢否若燭照而數計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  
是否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執事肯以愚生有飛蟲之一獲否乎譬之和五味者

食之以平其心調五音者聽之以平其心夫五味必相濟而後美五音必相兼而後調若執事曰可朝野皆曰可執事曰否朝野皆曰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偏音誰能聽之哉以故言路一件願執事大爲 皇上開之又願執事急自開之傳云興王賞諫臣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故先王立法時政有失許公卿以至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賁賦謏誦百工諫庶人傳語甚矣虛懷納諫爲隆世第一事而切直

之言爲聖君賢相所欲急聞者也是以激發人心移  
易風俗全在乎上蓋上風也下草也草無定向隨風  
東西也上器也下水也水無定形隨器方圓也上雖  
開誠而求講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况  
震之以雷霆之威壓之以萬鈞之重自非性忠義不  
悅賞不畏罪者孰肯以言而博死哉期自分質魯學  
疎人微言慙進無裨於國退無益於身而爲執事預  
謀則忠矣執事秉國政操予奪生殺之權而期以一  
書生敢以筆舌諍信由執事能致之亦諒執事能容

之且聞執事嘗謂可與言或不可與微言可與微言  
或不可與無言仕期不能無言不能微言而欲爲可  
言無亦太陽之照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  
之至不求鷓鴣之鳴而鷓鴣自鳴機所感也故聞吠  
於犬竇者卽羅而拜焉見跪石而吟者卽爲之下車  
賢聖觀人不待成功而卜之矣如必曰有左右先容  
則朽枯亦足以樹立苟無因而至前雖出和璧隋珠  
亦在所不齒此以語尋常則可非所語於賢相也執  
事以爲如之何燈下書訖拜封簡矣倦且就枕尚未

鮮帶恍若有見於夢者曰昔鄒忌貌美不如徐公遠甚而忌妻私之忌妾畏之忌客有所求之皆以爲過美今之人多所私於相國多所畏於相國多所求於相國好竿而鼓瑟跣足而織履吾竊爲子疑之對曰有是哉鄒忌不蔽者三相國肯蔽於三耶况期生之言無私於相國無畏於相國無求於相國相國其謂我何或者相國見而哂曰書生何迂也杞人之憂而娶婦之恤也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叱曰書生何矯也似逾於吾又似遜於吾姑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嗔曰

書生何誕也薦紳言之且無當而草莽中有此蛙鼓  
得無厭乎期也亦聽之而已矣男子生身宇宙卽爲  
天下公共之身以道殉身惟知有道以身殉道不知  
有身死生不足爲大故而何利害之絲毫耶言未竟  
俄而醒復自剔燈注油啓問以終其說幸閣下  
下虛心垂聽焉不勝惶悚之至

上申相公書

魏允中

刑部進士  
萬曆八年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  
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孛蝕異人之常  
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袵異  
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儉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  
而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  
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太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  
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

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推髻  
之虜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  
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  
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爲長史御史  
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  
進士南企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  
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  
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  
在此所駭必在彼李蝕以爲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



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袵以爲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險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諛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爲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爲己之功名與他人

正金  
十五  
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  
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  
何辭焉

上申相公書

劉庭蘭 通政司進士  
萬曆八年

門生猥以庸愚謬辱採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深惟  
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  
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大明聖忠厚正直爲百僚師  
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  
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湧秋客星  
見慧星從橫河漢象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  
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桀乘之

千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爲國門生不敏知夫子蓋早以爲憂也竊以爲 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已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撫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備修省之助今旣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爲怪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爲寒心夫天道神明灾不虚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主郡邑榜箠租稅民至析骨易骸而食自經死者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未卜何之

俺答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恠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卽竄諸

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跽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許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輩猶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

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  
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壅蔽  
久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子試  
畧舉言之未必不竦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  
士大夫多流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  
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  
其禍伏惟夫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  
之望門生邊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  
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通未草野儒生居恒披

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



上許相公書

顧允成

萬曆十七年

允不肖猥附門牆之末往以狂慙濫叨 恩譴自分  
沒齒亦所甘心不意 聖明旋賜錄用尋以母老多  
病懇 奏乞休得蒙俞允念非閣下委曲玉成望不  
及此奈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苦摧裂  
不堪爲人益不復敢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  
中辱閣下知遇最隆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  
負閣下究何以自贖池是以未揆僭有關說閣下試

垂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總其大要不越閣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薛進士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化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

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  
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  
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  
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  
無所缺也紀綱旣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  
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  
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

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再鑿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勸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人不敢言所謂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者也故吁咈盈朝適人徇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不妨爲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上以貴伸下以賤屈不免爲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方今朝廷之上小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舉其畧夫吏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人主其引援自宰執海內瞻仰胡容以匪人叅也乃今

陳海寧者彼何人斯曩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先生皆以鼠竄而一先生獨爾鴟張自亡顏面恣其簧口。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爲光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卽蕩蕩平平出於私卽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厦外迨閭閻近由警蹕遠

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卽一二蹈尾披  
鱗誤撓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  
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  
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  
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必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  
饒之屬皆撓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  
無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撓聖怒相率營救亦  
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  
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

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且

皇上真可爲堯舜者也特以血氣方壯好惡靡常宰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爲慮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今乃外戰天下之公論內戰皇上之私恩本旣不足取信矣而儉壬者流仍投間抵隙百方媒孽卽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于皇上將亦謂臣下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卽言



者得罪於 皇上而臺諫爲之營救也又將曰爾不  
許人議宰執大臣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乎其  
齟齬杌杌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  
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  
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世輕言彼盖有所重一手握  
名一手握爵祿耳以允釋褐後近時所覩記如前所  
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  
洪春王君德新及今薛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四  
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

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而行險僥倖者  
躁妄者頑鈍者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者僅僅幾人  
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  
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習美於斯爲盛當以爲慶而  
不當以爲憂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躡位爲  
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  
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會王反罵會  
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餽遺又請禁餽  
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也至於躡位捷徑之

說則往時建言名公信有也。如其所譏者，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奈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齧也。信若波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去，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贈不言，倘皇上不以宴安廢郊祀，則洪春不有，倘何尚書不以己私傾幸都憲。

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中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  
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  
倘耿都憲不以一揭帖故叅王御史則敷教不言何  
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且君  
臣公義也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每知有師  
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有識寒  
心何得詬建言者爲弟子唾其師而不顧也彼何不  
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  
之命而瞞心昧也爲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旣

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鄔趙曾王諸人之阿比  
何得有楊繼盛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嵩卽有  
舜禹無鄔趙曾王卽有臯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德不  
過以爲堯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  
謾游不輟規贊襄不輟諷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  
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爲常下以端言正色  
爲常故有慷慨之實而無其名耳豈如彼扭于陳三  
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  
得有是也且大臣名爲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

價以少年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輒瀾翻遺囁曰  
少年曰新進倨傲無禮爾爾卽如嚴張鄆趙曾王豈  
非當日之所謂老成如楊如鄒豈非當日之所謂少  
年新進也由今觀之竟何如哉且敷教之疏不其言  
路諸君爲大臣妾婦也彼自號職掌言路反甘爲妾  
婦而不辭何無耻之甚也竊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  
臺省實則以言路歸宰執假令今時臺省有一人焉  
不上宰執之路度彼又將蕩平宰執傍曲臺省矣亦  
足羞也且彼自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

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廢何苦爲彼曹所  
美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  
淵以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  
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  
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謂紀綱風俗已掃地  
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  
術寧有急於此者允竊觀 皇上寬柔有容愛憎用  
舍殊無固我如同一以冒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陞  
祭酒不四年而陞光祿少卿者不爲禁也同一以

開封貴妃事去然有不三年而陞光祿丞者不爲禁也他如蔡時鼎姜應麟孫如法同事而異處者將其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已地非必皇上意也若 皇上真可爲堯舜者也太傅申公雅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允貞李三才一事類人情所難克此以往足用爲善特恐半塗而廢耳太保王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 皇上將大有爲第其才太高其見太執信一己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子之非真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



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  
以誠心啓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莊士有諸已而後  
求諸君無諸已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  
則 主德可回樞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  
有瘳否則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  
爭子土有爭友何獨於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  
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  
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自  
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

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中有所疑不敢不直陳  
於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有如閣下曰野哉  
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拜教矣

上申相公書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年

相公里居半載不肖未及趨候門墻極知草野踈懶無所比數然乳乳縈絳相公或能宥於形骸之外也迺從苦塊間竊窺邸報吏部爲推陞萬劍州一事致激生怒選司盡削籍爲民某不勝惶顧駭愕復不自揆度願因事而效忠焉夫萬劍州之被謫不過爲嚮者得罪於相公耳非嘗有披鱗之罪投明主之忌也間關蜀道業已兩年其應量移與否不肖某誠不

宜越俎稱說以冒植黨希進之嫌但一時人情洶洶  
僉疑此舉雖係 皇上睿斷然必有爲相公調停於  
左右而不樂翻然改革者夫相公十餘年來休休之  
度朝野習知其所異於婁江相公而危疑震撼之中  
尚繫天下人心者賴有此耳方萬侍御抗疏時相公  
尚在中書此時不欲甘心得志而乃於解政之後臧  
怒宿怨陰錮之使不得庸乎又况舉朝廷之法用朝  
廷之人至公無私賢愚僉悅顧欲株連蔓及摯主爵  
者之手足使不獲用一直臣轉一卑官非辜被逮一

網無餘如是而後足以快當年之憤箱天下之舌乎  
某以爲必不其然第有一言之獻者黜陟者朝廷之  
黜陟也而所以致朝廷之黜逐言官者則相公不得  
而辭其責也相公旣不能申救於曩時使御史得伸  
敢言之氣猶嘗轉移於今日使吏部得行善善之公  
如先朝唐介極言詆文彥博初謫英州別駕彥博後  
復相位卒言于上起爲叅政尋至大用至今壯唐介  
者未嘗不多潞公方茲皇上眷佇相公未必減于  
執政之日而相公之自待奈何出彥博下哉相公誠

以此時力言勸諍俾皇上無以輔弼舊臣之故舍  
怒于言官又無以舉用言官之故遷怒於銓部事而  
濟則皇上之量合乎覆載相公之心光乎日月事  
而不濟亦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此舉相公與無所芥  
蒂于其間以此昭明汪度而贊揚盛治豈不快哉至  
冊立大典雖曰屢旨分明然言官職掌所關乘時  
建白非至上干出位之禁也皇上威嚴之下斥逐  
不已而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而至于廷杖建垣爲之  
幾空朝端爲之股慄傳之中外騷動一時之人心垂

諸史冊虧損 聖明之盛德說者咸謂相公不在中  
書密勿之上或無人委曲維護以致 聖意憤激而  
莫解國事決裂而難收事勢紛紜一至于此然相公  
昔嘗以此肩不韙去矣及今不以大計反覆開諭徐  
寬 上怒召還鍾羽正諸人置之諫職則羅大紘疏  
中語幾終不白相公之心迹將何辭于天下萬世之  
口乎且相公之執國政不爲不久其受國恩不爲不  
厚君臣之相信不爲不深卽今日退居綠野隱然負  
海內士紳之望固不得自托于大小臣工之列以優

游爲太平以潔身爲高致而于宗社安危之際恣然諉之罔聞也廬墓罪人奄奄欲盡何敢蹈孟浪之轍博上書之名以惑閣下之聽竊念昔者以一言得罪于婁江相公之私人自甘不測之禍幸賴聖明待以不死薄謫邊城是今日草土餘生皆閣下之賜也故鑿狂愚之末少効犬馬之忱儻以爲片詞有當伏乞欣然議行則下以釋妨賢病國之嫌上以成容賢納諫之美旋乾轉坤之力胥在此一舉矣士類幸甚國本幸甚



上王相公書

顧憲成

吏部郎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恭聞新命不勝踴躍此宗社生靈之福也追維不肖戊寅之歲聞先生之不難以寧親諷張江陵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爲古大臣之風規如此也於癸巳之歲見先生之不難以引咎悟皇上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爲古大臣之肝膽如此也已而先生有所不滿於志四顧躊躇致其政而歸則又中心訝之惜之乃今先生耕間釣寂狹一紀而餘矣天下之故國

家之表裡當益籌之熟矣向之所見以爲是究竟是  
乎否也向之所見以爲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闕之  
精矣雄心銳氣日銷月鑠翼翼乎休休乎斷斷乎穆  
穆乎浩浩乎中和之體備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  
遠者流必長雲龍風虎萬物快覩將令天下後世咸  
知吾君吾相之能相與大有爲也豈不卓哉於是中  
心忻之願之庶幾不日而身親遇之以爲古大臣之  
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讓焉矜望行色心旌搖搖旋  
一兆亟圖躬詣請正屬構家難逡巡不果敢次第

具列以聞倘蒙垂察裁其可否則又幸矣抑昔朱子  
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  
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  
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  
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覽斯言當年一腔苦心  
千載如見令人遙對彷彿咨嗟嘆息不能自禁今先  
生之相 皇上後先幾何年得見 皇上幾何時憲  
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下於時先生角巾布袍擁  
傳而南翩翩若登仙然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

入而覲 皇上復覲夫顏不知視甲午之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因特爲先生誦之而復贊之曰時乎時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再時乎時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飯

寤言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臥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之坐定問曰婁江主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乎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生平旋乾轉

坤慰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  
寶山空手回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  
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  
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於相  
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爲童子課句讀耳何知朝  
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觀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  
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卽天下交口而議之偃  
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卽天下引領而屬之無能以於  
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於蒙羣詬以死而後已猶得

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勲勞然者沈四明至於十分  
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恩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  
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  
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耶  
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耶吾  
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於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  
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楊海豐順也促莫如陸平  
湖孫餘姚逾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  
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勢

固難遜避亦難異回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  
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  
炭而朝廷亦不復信部閣矣固也請得而質之吏部  
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水炭  
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且所云  
水炭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  
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廷之不復信部  
閣也將吏部碍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將內閣  
碍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

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  
異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  
其斟酌也始出於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  
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公不出於播  
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同異之迹也否則分  
宜迹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况至今日  
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稀欲絕曾何永茂之慮而慮  
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  
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



一墮正於其間也余又默默更曰猶未也近者猶又  
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  
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  
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  
爲危言危行輕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  
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  
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  
而用中其庶幾矣是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竇平  
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怡然馴服無所施

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核其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降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過之猶恐不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事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別明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

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  
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  
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  
美成西京之頹靡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  
漠然不介於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  
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  
是予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叟既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  
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  
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於芙蓉湖上相  
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  
有一大冤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冤何在予  
曰在 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詫也請以憲  
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鄰南臯具疏謝病  
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謁予曰此疏宜何如覆  
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 皇上

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裁酌試思 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 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 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途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徐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謂曰近思之南臯委宜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 皇上竟報可

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於堂翁心穀陳公擬陞江  
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 皇上中因山陵  
事罷歸數年矣疏上 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陞光  
祿寺少卿九字吏垣許少薇見而異之特携示予曰  
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  
鎮雲南已而爲言官所論後聽歸由前而觀 皇上  
胸中固有念所也由後而觀 皇上胸中又未嘗  
有念所也推類言之不可勝數蓋 皇上之無成心  
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 皇上科道不選歸之 皇

上廢棄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冤耶。且問問匹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爲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爲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爲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於是皇上下公卿爲之昭雪。其控訴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爲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心腹語也。竊嘗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

於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於寬大也事寬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道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

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寃也凡爲臣子孰不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 帝衷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寃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



送不覺放聲去與寤室天驚共起指映予頃之乃覺  
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  
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  
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心之同然者  
今茲之行其必以我 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  
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與王辰玉太史書

昨聞尊府君先生新命識者莫不以爲太平之理可  
計日而待轉相告語爲 皇上賀也僕更默默爲先

生賀爲 皇上賀賀 皇上之有先生也爲先生賀  
賀先生之有足下也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啓其逢  
一朝合併上下千古寥寥有幾足下卽欲不厚自勉  
安可得哉却聞足下每語客曰不意病頓中又加此  
一服毒藥何也不肖始而訝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  
曰是矣是矣今夫履尊據顯天下之至可樂也遺大  
投艱天下之至可憂也庸衆所覩在彼則甘之明哲  
所覩在此則苦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  
矣有味乎毒志爲言也昔伊尹去盡瘁乎鳴條再盡

瘁乎桐宮晚而告歸爲太甲陳一德之訓肫肫懇懇  
猶若不能釋厥中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髮一  
食三吐哺終其身未嘗一日逸焉用能造周救商流  
光至今此豈偶然而已哉故謂阿衡之任伊尹之一  
服毒藥可也謂負扈之託周公之一服毒藥可也是  
天之所以成二聖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知之進而  
與先生共嘗之真父子知己矣先生知之進而與  
皇上共嘗之真君臣知己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真可  
計日而待矣然則先生之一服毒藥卽先生之九轉

靈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足下其知之矣僕不揣謬有一言之獻業已呈諸先生并望足下假燕閑一寓目焉不審亦可備藥籠中物否語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此僕之所以自忘其僭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僕之所以自忘其愚也臨緘不勝惓惓

王相公答柬

憲政間有賢次兄之變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暇遠存故人乃兩箋垂誨累下百言讀之且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胸中曾有此筆畫有此議

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金擲虛牝可  
嘆也王恩至此世耳傳聲以爲千古快事因途欲  
以歷年批政久鬱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  
悠此其爲天下謀爲不肯謀則誠忠誠厚已然抑  
有說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  
痛滿座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  
理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無咎  
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何時異同分宜  
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鄒南  
臯見廢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閣乎在部乎又如平  
湖公向嘗乞哀瑤老與不佞之前柔若無骨而二  
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飾前醜瑤老初不覺  
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  
防者必楊畏也已山陰果與爭事不合而罷此爲  
閣逐部乎部逐閣乎此往事總不必言以足下之  
愛我而教我聊爲效其款款如此至於教尾  
皇上一大冤一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得  
同然然鄙意特疑內臣弄權歸冤主上而尊意却

專指閣中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一一自明耶以此斷從中局之爲是而吾丈當亦可以貫我矣丈縷言鄒南臯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臯非但不佞不承卽教中最鄙薄趙蘭溪沈四明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部得忤時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人至今未之聞也今吾丈旣顯爲 皇上訟寃則不佞當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於知己者而其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兄高風介節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兵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病體方苦嘔世因劣占此報謝不莊幸諒之

壬辰玉答東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廁絃歌之堂縮胸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罄欬絕矣不圖致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爲家君勸

駕卽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姚崇十事應  
答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然求復其十四  
年前俸食面孔尚不可得何論伊周耶精神力量  
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若子衙一身之外惟  
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  
矣當今時事雖大詘然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  
術濫放不可復理初猶不肯者自占便宜耳今遂  
欲掀翻孔會棋局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言伊言  
周總是畫餅於此下一砥柱乃是真勲業要其道  
亦惟大聰明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蓋道本  
無不明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  
多生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卽南宋大儒吾未敢以  
爲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  
占復語不多及

又

東林二刻曾索之瑯琊兄而不得也承賜教豈勝  
欣躍令弟先生大諱朝野共惜我翁人琴之感其  
且奈何不能走唁輒此附訊作書甫竟而家君以

長箋見示愈感相成相愛之雅但微旨中多未明如鄒南老一事家君大笑以爲絕無影響或中有駕之說者他事非不敏所知要以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獻之先資卽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也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而欲尼之計此必有寃中寃夢中夢或又有訟其訟者矣一笑

### 自書柬末

愚得相國報書展誦再過竟自茫然追憶王山陰以諍立 儲去陸平湖以被讒去兩不相蒙今日爭事不合兩罷以是爲部逐閣之證不可曉也平湖之乞憐於相國誠不知其作何狀至其秉銓鑿鑿乎舉久抑之君子而登進之舉久昵之小人而擯斥之畧無



顧忌一時人心翕然風動至今語及之猶有生氣恐亦不得而過訛之者今以其推轂由我而不惟我之顧指氣使遂指之曰叛然則必吳嘉禾王陽城乃爲忠順耶如是而猶曰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然則平湖何名爲叛耶不可曉也且閣銓之間兩下皆正人則兩下以公相成固無異同之跡兩下皆邪人則兩下以私相成亦無異同之跡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譬諸惟其善而莫之違固是莫之違惟其不善而莫之違亦是莫之違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今不問其

所以然而槩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異同之跡是  
等秦符之獨斷於晉武槩三世之專任於齊桓皆不  
可曉也若鄒南臯請告一節見麓蔡公且命予面商  
諸相國予逡巡者久之及聞擬留之諭乃已今謂蔡  
公駕言意相國偶忘之耶又謂中人而及南臯卽趙  
沈兩公不承趙不敢過求至四明公會不難加歸德  
以滅族之罪又何有於南臯而身保之耶不可曉也  
反覆躊躇不得其說又不可再瀆姑記所疑而存諸

上李相公書

姜士昌

江西布政司叅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頃閣下傳示帖子以辨疏示職職之初齋賀入國門也竊見喁喁羣情謂朝廷枚卜方新而海內賢人君子遺佚甚衆銓部雖數有啓事原無感格旋轉之柄積誠懇請盡力披陳于皇上帝俾羣賢嚮用泰運弘開非政府事而誰事况閣下柄政伊始昔人所謂天下事尚可爲者是以不揣愚戇陳狂瞽之說誠冀閣下懇請舉行贊皇坐維新之政也頃讀閣下疏以

棄珠于地委玉于塗喻人材乞勅吏部以次錄用以  
光聖德聖政閣下未盡以職言爲謬世道幸甚至謂  
閣臣之職不過行所無事人材起用吏部列而上之  
皇上覽而下之閣臣奉而擬之豈惟不干皇上之  
權亦未嘗與聞吏部之事則於政府職事與職具疏  
初意似有未合者職不敢無說而處於此閣下雖典  
顧問稟擬而實名密勿實稱輔弼則調燮寅亮論道  
經邦責任並屬焉豈空寂無事之謂佐天子任賢使  
能乃調燮寅亮論道經邦者第一事也衮職有關惟

仲山甫補之閣下總領天下事非行所無事之任况  
今日天變人離民窮財盡仁賢遺棄耆艾魁壘之士  
落落如晨星閣下所植之時又非行所無事之時閣  
下不私門生故吏則政當及此時懇請密請於皇  
上必錄用海內遺佚賢人君子夫賢人君子朝家之  
六翮王塗之楨幹非閣下門生故吏比也又非薦一  
士私一人以市恩分德者比也閣下初視事卽值  
皇上下考選命銓曹啓事多所報聞縉紳稱慶頃章  
疏壅隔日甚一日縉紳皆抱杞憂而未敢言王介甫

紛更多事以禍宋近時揆地暗昧營私以禍國行徑  
不同總歸於閣下疏中所云小人進君子退其失有  
萬倍於王介甫時者閣下及今羽儀方新行事未誤  
而亟反之甚易非必再行青苗均輸等法而後與王  
介甫同其禍國也夫國家事及今日改弦易轍則  
無復可爲閣下相業不及今日光昭掀揭則亦無復  
可爲閣下實重圖焉昧冒及此職誠無所辭狂繆之

辜

上朱相公書

宋

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

啓上相公閣下職自三十三年蒙閣下陶植濫竽柱  
下偶承人乏叨役江南叵奈南北風土異宜遂得脾  
病伏枕多時調理無驗屢次具疏旬骸天聽轉高病  
勢轉劇對鑑自窺形銷影瘦不久當爲地下之羈屣  
而猶日羈榮辱之場苦惱之境機心客氣役神勞形  
何其不自憐耶且夫寒往暑來鳥飛兔走逝者如斯  
滔滔不返浮生幻身電光泡影而古之人力足拔山

扛鼎而無藥駐顏智足牢籠天地而無繩繫日七情  
六慾擾擾於中固我將迎憧憧於內直待一身了當  
萬緣都休如戲局一散而塗眉盡面洗去鉛華獨存  
本質如獵場一罷而惡鷹猛犬威怒都消化爲烏有  
翻思離合悲歡之狀搏擊奮噬之形徒付之白楊青  
楓蕭蕭風雨而已職思及此慨然長嘆惟欲忘形胎  
息靜慮存神離却塵煩葆持性命一腔狗馬之忱念  
受 皇上厚恩未曾報效於萬一惟於山中靜室焚  
香祝 聖祚於無疆以盡方寸之誠心耳職每見世



之羶慕仕途者烏紗一戴著肉生根咲罵由人寧死  
不去此等舉動既已不齒於人世又有一種耿耿孤  
介之士批龍鱗蹈虎尾觸忤當道致令大臣陰蓄極  
怒暗造陷弇身蹈危機如侍郎郭正域幾被奸黨羅  
殺身想其旗校圍繞水泄不通負薪汲水躬親炊爨  
株連親友囚係奴僕朝野寒心行道流涕彼時二三  
公孤不爲下石則爲袖手世途風波更可畏也職思  
及此慨然長嘆萬鍾千駟合眼成空富貴功名回頭  
是幻何益我百年之身哉遂欲不染世焚脩然長往

圖書數卷舊橐猶存松菊秋清故園可臥窻前曙而  
纔醒日兩食而度歲憇幽竹之綠陰聽空巖之流水  
笠可戴蓑可披藜可羨藿可食伴野老以從容寒不  
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看孤雲之來往倘得微命  
復蘇假我三十年不死當讀盡天下之遺書閱盡世  
間之人情謝盡一生之閒事然後遊海島登峩眉陟  
五嶽覽會稽歷仙丘丹洞訪玄客之蹤俯狐蹤兔穴  
吊名賢之跡焉往而不得逍遙哉然追懽呖語必於  
清牛之世幸有天壽平格調和燮理二儀順軌三光

効靈天無慧孛水雹地無變遷震動六合八荒無水  
旱賊盜之憂雍熙太和在宇宙間然後草茅之人得  
藉庇廕目不覩饑荒耳不聞烽警得以優游卒歲職  
已去之人不知何以贊頌明德但願綿綿遐算長爲  
不死之人使職承適昇平游衍大造與螟飛蠶動共  
若於生成真三生之幸也閣下聖不自聖每聞人言  
輒云慚愧欲死卽古赤舄几几之風何以加焉但受  
善之懷不在明示人以言而在默喻人以意若陽受  
而陰拂暗裏機鋒潛峻鷹犬登高言招萬衆嚮應無

翼而飛無脛而走人且窺其所受者假而所怒者真  
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古昔權姦率用此道閣下必不  
然職亦不願閣下之有此也職已去之人何媚於閣  
下而特爲獻諛何求於閣下而復爲煩聒竊聆道路  
之言微伺閣下之意似有一種險惡小人貢諛以逢  
閣下者謂優容柔和非所以懾人心乃假借威稜嚇  
震宇宙箝制人言禁革抄報此等舉動雖五尺之童  
亦知非 聖上之意又將誰欺今且輕喜易怒權重  
黨多逆其意者未有不湮鬱順其意者未有不流暢

衣鉢猶在竟爲傳道之沙門塗飾雖工難掩一腔之  
心事欲收幕客則甘言如飴啗以老成持重之名欲  
杜直言則威怒橫生特稟喜事畜輩之旨吁亦奇矣  
職雖無知蓋常觀之古人矣如文彥博韓琦德非薄  
望非輕也一則唐介庭訐其短一則范純仁面詆其  
非二公何嘗以其故貶損至德又何嘗修郤於言官  
擅作威福譴呵之未已也唐虞之世不廢吁咈宇宙  
廣矣大矣必欲盡人皆頌功稱德無少觸忤邃古以  
來無此世界乃一聞人言動云結連朋黨威箝人口

長唯諾之風銷慷慨之氣使彈章變而爲保舉寒蟬  
化而爲喜鵲逞心腹牙爪之威借日月雷霆之勢長  
安操月旦之士必有皮裏春秋而竊笑者豈謂世人  
盡可以籠絡也職行矣廊廟江湖一時逃隔此言不  
聽職固無如閣下何冰清玉潔編茅而居閣下亦無  
如我何如必欲授意於人加職以三字之獄職謹席  
藁待命刀鋸鼎鑊皆不敢避本欲具疏條陳數款又  
恐當事者駕言構陷恫喝虛聲謂某事將行某言者  
阻之一口黑血當頭噴下職雖百喙何以自白矣今

而後望閣下放寬肚皮以運舟之氣。天下之善勿復乍喜乍怒終日戚戚顛倒夢想爲淺露浮薄之態以貽識者咲職山野鄙人不識忌諱冒觸尊顏死罪死罪原贖肅狀敬璧伏乞炤存職不勝惶悚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

禮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伏惟閣下輔理 皇上有年矣 皇上虛懷以任閣  
下異數時頒溫綸頻錫忠勞碩德之獎眷倚不啻左  
右手蓋有 皇上所欲行不便於閣下而閣下格之  
者矣未有便於閣下閣下所欲行而 皇上不從者  
也一時得君之專有如閣下者乎向來揆地惟首輔  
得行其志乃閣下爲次輔在四明當軸之時爲首揆  
復晉江繼起之日正小疏所云合過去未來見在三



身而一之也。一時行政之久，有如閣下者，卒得君尊矣。行政久矣，竊意閣下十九以自爲十一，以爲皇。上乃閣下相業何如也。曹道長釋繫自是第一盛德。事說者謂逋臣先釋爲此解免耳，姑置勿論。若爲民貪知府倪竦閣下以懿親之故，甫囑推陞，旋即起用。人皆曰閣下不難破格如此也，倘移此心爲廢棄諸賢地，何至清時永錮無復，賜環之望乎。石門叅將虛缺經年以待，令親吳有孚及到任未幾，又陞登萊總兵。人皆曰閣下篤厚親知如此也，倘移此心以修兵。

備何至矣虛餉匱大壞極散乎其他陞降一節欲遲則遲欲速則速欲內則內欲外則外欲格則格姑勿枚舉其人然衆實有口誰能鄙之人皆曰閣下從心所欲如此也倘移此心以脩明 祖宗朝故事何至大僚盡廢言路一空中外諸司結約一至此極乎夫皇上何私於倪竦何私於吳有孚何私於閣下幕賓而響應如彼職所謂便於閣下而閣下欲行者 皇上未有不從者也 皇上何讎于廢臣何讎于邊事何讎于 祖宗有制而墮焉如此職所謂不便於閣

下而皇上欲行者閣下未有不格者也昨小疏所  
陳辭似繁而其實尚約事似多而其實尚少蓋以閣  
下與四明十五年來輔相精神全在外避權而內擅  
權假 皇上獨斷之名欲盡抹煞天下後世人耳目  
故竊不自諒只欲點出閣下精神託於辯奸之義其  
他實未暇詳言之然發閣下之隱自分必死 聖慈  
寬宥止於降謫餘生得歸見二親荷閣下曲貸之恩  
何厚也閣下手貽馮御史之書口洩處李御史之語  
人才淹苦世界頑鈍姜宋被逐諸條俱直認不辭荷

閣下受善之誠何篤也至申救言疏閣下心綦苦而不覺機鋒之露矣其間隱械敢復明言從來權奸無不以黨字激怒人主禍亂人國今閣下云非臣之黨甚明則誰爲黨職者閣下之言及此恐白馬清流之禍只在眼前閣下慎勿動以此字輕激 皇上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一也國家謫職真九牛一毛何足爲有無今閣下云增一番廢棄之人曰一番不知將幾何人矣狂顛如職恩猶在宥此後卽有請劔尚方埋輪當道者 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閣下

何自預知增一番廢棄誣上嚇人預塞讜言之路乎  
更可駭者私交愈濫公論盡塗雜出旁門挑激解飾  
意外因緣就中罟阱殺機已露大獄將興貴同鄉門  
生迹閣下正席首揆之始卽云四明全用柔我當濟  
之以剛其說已驗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二也  
閣下又云他日真有權奸在側人亦以職爲戒而不  
敢言令人言耳沸謂閣下子喪不戚老死不休戀戀  
長安者何爲乎不過爲未來人地耳夫閣下舉正直  
則正直矣舉庸人則庸人矣舉真權奸則真權奸矣

今閣下意中默定之人行道皆已知之試以職疏所云心行跡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盤及閣下深藏密護之全力與其人一相印則閣下應知職心之洞然也職心洞然天下之洞然者多矣雖閣下今日所處事勢不得不深計此一着必得一二首尾相應久暫不相負方可脫然而去無蕭牆子孫之憂然古人有言事有不可知者三如東阿之死是已東阿人皆以爲賢箇中關竅人皆不知職實知之然則閣下今日于笑萬笑亦宜留一笑與蒼蒼之天此不可不明

言閣下之隱者三也至職降三級之旨三日前預  
已流傳于外宰相處人自是常事閣下何必避此名  
目及莊誦數番明旨卽閣下自爲剖析當不是過  
天下益知皇上與閣下一心至此乃閣下不以之  
興治平而以之害忠良上有負于皇上下無辭于  
天下後世矣閣下深心不測職禍方來但職首可碎  
舌不可斷茲聞閣下右癘立痊銳圖更始謹再佈衷  
于閣下惟閣下圖之

上李相公書

職於閣下稱屬吏稱門下士每懷德教時佩高深始  
閣下名重詞林海內喁喁想望風采自南北署部而  
疑議紛起矣及被彈拜相而人言踵至矣然以閣下  
夙望及上新柄用大臣體面故諸公見于辭者猶  
是十伯之一二其實心非巷議幾不可聞乃閣下之  
性喜諛惡直是已非人故人不敢以告而有來告者  
不過閣下平昔所响濡之門生故吏方且獻諂導佞  
謂人言爲不足恤閣下信之亦以爲然嗚呼此閣下  
誤而又誤矣頃職昧死陳言一切外庭叢議甚不滿



于閣下者槩不敢及聊借古名人大義以感動閣下  
及讀閣下再疏反以規爲頌居之不疑豈職進言之  
初意乎竊惟古名人風節全在進禮退義閣下方當  
糾劾遽入平章於進禮也不無遺議茲榆收晚節惟  
在退以義耳無論范文正薛文清出處皎然若揭日  
月如閣下今日時事令名人以功名心處此永終令  
譽惟有一去卽庸人以富貴心處此苟全體面亦惟  
有一去不然人言曹起閣下卽終日曉曉千言萬語  
辯明心迹使辯而得明已落第二義矣閣下卽誦言

聖眷非常潛移 聖怒不測籍定人情使籍而得定  
又落幾重公案矣况辯之愈不明籍之愈不定計閣  
下此時亦不得不去等去耳何如決于今日猶不至  
舉生平盡喪之也職以去效忠實重違閣下之意脫  
異日果至狼狽閣下始悔不用職言嗟何及矣易稱  
介于石不終日人亦有言去在相公不在上此職復  
以屬官子弟之情不敢自薄身雖去國再佈悃誠異  
乎閣下之門生故吏獻諂導佞以悞閣下爲忠者也  
惟閣下財察

上朱相公書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日以奔走不敢伏謁瀆溷清嚴罪罪近爲廷推冢宰  
事關係治亂上疏呈揭蓋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卽  
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 旨此固老師稟擬亦翰  
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  
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來乖  
張寬狠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太平盡言官生事之  
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而蕩之嗟嗟此何說

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爲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  
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  
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未必皆真君子豪傑  
也豈無真君子豪傑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乖  
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爲生事耶以此立  
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清流之禍  
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卽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  
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致留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  
假令非此公輿援之力使朝廷之法果得行獨一司

官之降罰已哉夫劉宇鷹犬也嗾鷹犬搏殺良善者此公也重重罪案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上真視朝廷在掌股間眇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來國家有此賞罰否乎閣下執賞罰以佐天子似不可倒行逆施使罰自己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爲此公掄拂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推一大關取銓宰有如索寄蓋積歲之謀謨與平日之神通專爲此一着翰則以爲老師必照顧公論未必堅執到底決不肯犯顯跡貽口實也若老師以推

否在銓部點未在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預如是  
則羣疑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  
身未去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爲此公地何不力言該  
部去名上請早完此局堂堂乎揭日行天爲國家存  
一綫公論何難之有哉何難之有哉今機套已成事  
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技倆已窮惟屏息以待此老  
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屏息以待此老之圖  
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之運屬之又何說焉  
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敢以已成而遂灰冷

也東西南北之談取鄙之言也誠可掩耳邪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門牆誼不揣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忠臣也皇天后土照燭此心無它統希汪度涵鑒不宣

上楊少宰書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時糾正勿

得點後纔說之。旨則先期叅駁自其職掌而謂有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乃末路功名念重與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施如朱御史則逐之孫御史則詆之陳給事則詈而傾之於一二煩言植私反以豪傑加之爲文送趙司寇謂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貽書李總漕欲將建言廢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傳播南北人人鄙其爲兇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輒加人百板立斃杖下者甚多妖言獄起輕率張狂不問真



僞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既而見事決裂  
乃陳兵自衛掩罪叙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章連  
篇累牘業經勘實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則諸  
公之叅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者誰也其  
發縱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而發  
縱指示者反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統均  
則凡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意朝  
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况今年留都  
水災異等財賦輿區化爲巨浸此豈常患揆厥所因

安知非此老濫殺干和所召故不譴此老且無以謝  
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人極  
口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枚卜之轍也此老  
學行方之荆公何如荆公素履嚼然無議止以學問  
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致有  
靖康之禍然則誤人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可不  
深長思也若以未奉 明旨不便除名則此老原亦  
未奉 旨入名今何故欲得 旨去名近年以來曾  
見有某某必自上除名而後不廷推者大可笑矣蓋

渠不難於點而難於惟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屬情深香火念熱堅塞兩耳不顧輿論真末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之靈安在哉卽山陰閣師雖力爲之地亦必顧惜外論爲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血淚逾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誰有再陳白於老先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

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  
某誤國爲某所引進某某誤國爲某所糾馭猶爲某  
所引進況其謀畫取久圈穀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  
之名以罔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  
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爲人簸弄受推轂克邪之名  
哉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豎起鐵脊爲國擔  
當上以報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人雲霧中也卽  
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  
坐此敢負昧瀆嚴榮賜裁登臨穎竦仄

與毛選君書

溽暑中不敢作襍襪候謁希諒昨不佞爲會推銓宰  
出疏又以兩書達政府少宰此衷誠有脉脉不容已  
者非求多過刻也於史武老處曾見回札謂業與貴  
堂翁議定去兩司馬之名此足見臺下受善之誠任  
事之勇不勝嘆服想廟社之靈嘿啓臺下之衷故翻  
然醒然此固朝廷之福非不佞一人所敢言謝也南  
樞公與不佞夙無嫌間不佞亦夙重其時名惟是天  
性剛愎立論敬險敢與清議水火皆衆所洞悉畧在

前書而臺下謂除此公天下無賢者竊以爲過矣豈  
臺下所見者素履之一斑而不知近日乖方之太甚  
所知者平日之虛望而不聞近日兇狠之異常也卽  
其近上封事以科道官牽制其權不便行事云云尤  
可駭愕夫各衙門有職掌而臺諫專糾駁 祖宗設  
此耳目良有深意有何牽制今天下六陰長盛百度  
隳弛頗有清議一脉如衰鳳呻吟於衆梟之中稍露  
苞彩輒見搏擊而此老更欲挽強礪鏃一舉而殪之  
以鍛羽而滅聲嗟嗟此而忍也孰不可忍乎至於妖

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無  
問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平氣虚心較量首從止於  
罪職方乎還當遡而上之乎恐百喙難爲渠解也貪  
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  
於眯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  
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  
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  
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謏劣於學間理路  
粗知究心久矣更欲與商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

人講學口頭卽是躬踐今人講學躬踐非其口頭聚  
衆登筵理境滿用及當機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  
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  
撓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論拂輿情故曰執成跡以  
御無方方至而跡滯矣冉求日侍聖門稱從政高弟  
不識魯國局面至趨附季孫倒身聚斂聖人輒呼徒  
鳴鼓攻之夫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  
徒何嘗有一毫護短之心可見聖人用人如春機在  
升各肖其質所謂得那家必不使求點兵由治賦也



使在今人爲門弟子體面不稱贊之則匿而不發矣  
今孫越老始未嘗不佳而未路狼狽如此始之佳也  
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狼狽也國家又可復晉  
以大家宰乎我輩於此惟付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  
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來用人卽其實學外議  
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公徇請托以媚中涓以  
逢執政不佞不敢輒言傷厚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  
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邪人有幾卽謂我實推轂我  
實裁抑恐未必得旨然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

亦快與情奈何於此濡遲於彼勇疾也故於此勘得  
破乃爲學聖賢於此守得定乃爲真又夫於此不言  
而躬踐乃爲真學問不然不獨分爲兩截亦且毫末  
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  
矣旣知越老不可謂不知臺下矣高明以爲何如相  
規相成有道不廢輒敢妄進一言併致朱閣師回書  
統希台諒

上朱相公書

邵輔忠

起復刑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職鄉邦下品至愚極陋素無一長自樹何敢輕議閣  
下曩者數載廬居一切不問頃入長安讀諸公章疏  
論權奸二字竊駭而異之然通都人言閣下不卽陳  
過引去憑藉溫旨以傲天下不知 皇上旨意非出  
詞關票擬卽屬秉筆內璫借此戀戀不忍舍去便是  
恃權竊位者之爲職實不能代爲之解也往昔誤國  
臣子主上初年多以爲忠及至國敝交章論列主意

遂移并身名且不保矣閣下豈不悟及此夫自蘭溪  
入相繼以四明又繼以閣下接踵端揆皆我浙人此  
不待時事之非而論者不免矣况乎頻年國家成何  
氣象庶事若何庶官若何蘭溪之過卽四明之過四  
明之過卽閣下之過勢窮必返臺諫布列叢議於見  
在之一身此閣下之不幸而國之幸也孔氏所謂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當此時閣下自揣變理何如  
然後可膺綸命而出出而無能致世唐虞卽宜去以  
俟能者何俟諸疏况疏論而不去耶今閣下位不可

謂不尊年不可謂不高延禍於朝紳鄉戚不可謂不  
蔓何意不去豈以起二三廢臣擢二三滯官遂可對  
時論而無恙乎夫此數者早行之閣下之大業也而  
行於疏論之后是嚮者 皇上明可為堯舜閣下不  
肯輔理今以無可奈何而始輔理為之者蓋益揭其  
過以示人也於勢不可不去於時不得不去通都之  
人亦料閣下究竟必去獨惜去之不決且不早耳又  
聞閣下有寒冬雨雪年老道路之語嗟嗟富貴無不  
了之局人世無不死之身若然必如蘭溪死而後已

乎與其都門彈射而死不若道路雨雪而死猶有怜  
之者也凡在同鄉絕跡避嫌不敢具隻字開閣下之  
迷職嚮無一日之知一面之識可以無言竊惟閣下  
一日不去則議論一日不止疏日上忿日激禍日連  
綿膠結而不可解上辱國體下累朝臣萬一 皇上  
翻然從諸臣之疏震怒閣下不知去所矣職言無他  
實忠於閣下者也知我罪我一聽之耳伏惟詳察蚤  
計

答王相公書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

閣下向在吏局錄錄未有奇節一旦赫然負公輔之  
望非以江陵奪情時周旋廷校二三君子之故乎  
迨江陵敗吳門柄政懷恩懼禍兢兢於閣下朱肯遽  
相引助爲理也賴二三君子竭力推轂而後起之田  
間閣下入都門登政府與吳門深相結遂出八不平  
疏以詆排二三君子昧心負友識者已薄閣下之爲  
人矣乃後來相業種種不厭人心乙酉則攻江東之

李植丁亥則斥顧憲成己丑則杖饒伸謫高桂庇陳  
與郊逐史孟麟吳正志閣下自知不協於公論遂以  
辛卯省母歸矣癸巳復還政府以京察逐趙南星因  
斥陳泰來賈岩于孔兼張納陞薛敷教而其尤不厭  
人心者倡竝封三王之議幾搖國本一時廷爭如  
朱維京王如堅涂杰王學會等閣下密揭斥爲狂吠  
之犬盡行斥逐閣下又知不協於公論遂以甲午請  
告歸矣夫以閣下之相機捷捷身三保全丘壑以永  
終虛譽亦奚不可而天不悔禍神且奪魄昨歲密揭



更險更毒一旦敗露業已判刃殺人漫云操筮解圍  
其將誰欺於是公論沸騰衆怒難解遂欲食閣下之  
肉而寢處其反矣乃閣下嘒嘒不已貽書臺省就中  
獨以江李一事爲解且云時情推戴駕風水詆申許  
爲閣下地而露章攻之甘居人後嗟嗟閣下之詞遁  
而意更遠矣豈以今日之詆朱李皆爲推戴他人而  
不若閣下之露章攻者遂謂欲居人上乎不然也  
朝廷之上是非終不可淆體面終不容惜也且閣下  
之攻江李是乎非乎二公持文墨或未必習堪輿閣

下謂之駕言風水似也乃大峪之有石無石并表之  
自北自南 玄宮之屢移屢下萬目共覩不可掩也  
獨吳門牽於徐學謨葭莩之情屑越 皇上億萬年  
之計彼時學謨對人曰我那管得他這許多那時我  
不知在那裡了嗟嗟此可謂之有人心有臣禮乎吳  
門庇學謨閣下庇吳門轉相維持交相蔽錮自江李  
一謫而 壽宮之事途噤口無敢復言者矣夫使有  
利 社稷爲人臣者且不可以有已况關係國家大  
利大害而閣下以同鄉同官之故挺身哆口箝制謹

言猶曰甘居人後恒情所難乎謬矣謬矣竝封三  
王之議功名念重調停基禍彼楊素李勣亦不過一  
時患夫遂爲千古罪人以閣下比之品類似不相遠  
而猶藉口 御筆內降又將誰欺閣下不記門生王  
就學錢允元涕泣之道乎懼之以赤族之禍詆之以  
青史之汚而後撫然憬悟曰我自有處明日遂有停  
封之 旨矣機關線索自弄自收而動輒歸咎於  
皇上此顧涇陽公所以託之寤言欲爲 皇上一伸  
大寃也凡此三事關係最大而年歲漸遠耳目不逮

者恐爲閣下利口所惑故復抽出與閣下明言之與天下共聞之其它戕害正人沮抑善類京察大典不容人守法誰復爲 朝廷別薰蕕者科場大典不容人摘弊誰不爲權門植桃李者徇私滅公專權亂政又未暇爲閣下擢髮數也自古權姦誤國至祀僧極矣然而祀自祀僧自僧也未有合祀僧爲一身延祀僧於數十年者今日衣鉢密傳樞機固結牢不可破鄭禮部所以有第一權姦之疏過去未來見在之說也尚得謂之非真祀僧乎獨有王文端一相申大僕

借以解嘲而不知文端之相吳門別有隱情文端之  
罷相閣下實施詭計倘非文端見幾明決不俟終日  
閣下赤族之禍青史之汚且將貽之文端此事惟閣  
下知之臨胸公知之卽文端之子若孫未必知也閣  
下試一忖之夜氣清明必有不容昧者而閣下妨賢  
病國之罪上通於天矣古人云誅姦雄於旣死閣下  
奄然一息與死爲隣某正欲乘閣下一點良心未滅  
之時當面定一罪案卽蓋棺藏筆訴之上帝上帝  
必有赫然震怒降之酷罰者閣下其又何說之辭若

以困獸之聞履虎之啞出爾及爾之禍爲某恐懼非  
某之所敢避也

上王相公書

李

植原任遼東巡撫  
萬曆三十七年

植昔讀書中秘 閣下居教習之席不以植爲不肖  
時以古今忠賢事業相勗勉植夙欽 閣下文章氣  
節高出一時私心亦望 閣下爲臯夔稷契不特植  
一人卽同館三十門生誰不引領鼎鉉比 閣下還  
山植領言責值江陵餘焰薰天奸黨盤據濁亂 朝  
政植奮不顧身首擊貂璫王路清夷亦可謂不負  
閣下期待視陳與郊馬允登王致祥輩一意逢迎排

逐善類得罪名教者相去遠矣當江陵不奔父喪滅  
倫棄禮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君子扶植綱常悉  
被杖遣 閣下義氣勃勃有耻不與黨之意有此一  
段好處人益信 閣下爲正人恨不能一日起 閣  
下於田間登之黃閣爲賢人君子領袖此實天下同  
情亦不獨門下士有此念也無何 閣下信道不篤  
持志不堅輒爲機人人所誘惑於權勢爵祿之私一  
出變塞遂喪生平使半世文章氣節盡付東流植久  
爲 閣下惜之然此猶自失靈蛇之珠自玷荆山之



壁於心國家身家禍敗無與也至植建言壽宮冀  
其慎重謂玄宮有石宜避不宜鑿方向不正宜改不  
宜徇本出一念爲國直忠語雖稍侵姑蘇亦指庇護  
徐學謨一節殊非醜詆閣下試取原疏再閱當不  
遠忘使當時閣下有高世之見力勸姑蘇仰贊

皇上招集天下堪輿多方相擇務求吉地改扞吉穴  
共成 吉典則 國家有福祥之慶身家無憂患之  
虞爲 君爲友豈不兩得乃計不出此將夙構八不  
平疏改頭換尾首倡攻擊令滿都臣工無文武大小

盡上疏保言大峪山而權門鷹犬爭相掇拾閣下  
遺唾極力攻排植等三人致壽宮終有遺恨閣  
下從此始多身家禍敗之慮矣自乙酉至今已酉越  
二十五年成事不說植久矣不復置之齒頰近聞  
閣下遺書臺省中云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  
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  
詆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  
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亦不可以相非也數語植搆  
而讀之不覺冠髮並指夫壽宮國脉攸關其善與

否有目者所共見有口者所共談獨威權勢不敢輕  
出一語以矯其非植受 皇上知遇獨深使植不言  
誰復言之原疏止欲避玄宮之頑石改方向之不正  
求其吉美未嘗效堪輿家專言禍福何爲駕風水之  
說借曰風水不足信考亭何以有山陵議狀 皇上  
亦不必再三相擇矣當初閣臣四人 閣下第三縱  
姑蘇去首揆當及歙縣亦不及於 閣下借曰植詆  
歙縣疏中却無一字及許豈彼時姑蘇卽欲粒歙縣  
同去如辛卯故事 閣下預知其謀而爲此事植等

預知有此事而徑相推戴耶甘居人後肯爲人情所不肯爲 閣下何自任之重發言之輕乎事遠年深閣下無故發大難之端意必有在植請以建言 壽宮始末及與 閣下面相對答之語証之 閣下隱衷或可少見一斑也癸未甲申植巡按順天兩扈山陵兩具疏草初一疏因議論未定中止次一疏江東之聞知欲約四差同舉學差難之植面唾其鄙衆御史相勸以解尋赴閣臣席舍見歛縣歛縣亦知大峪山欠妥色喜曰我去替你請申老先生比申出

侍言曰我不知風水符咒聖上閱過再議次日閱

大峪山畢 駕幸九龍池暮始還感思殿次早回

鸞方傳旨欲用 大峪山植次疏又不及上矣此甲

申春祀時事也彼時 閣下高臥東山豈植卽欲駕

風水之說徑相推戴乎季夏潘司寇黨救江陵植有

先削奪後抄沒一疏 上用其言嘉其忠特陞植太

僕寺少卿秋祀遂不與扈從 大峪山卽於是秋破

土伐木矣乙酉春遣官分祀 諸陵植以太僕少卿

陪祀 茂陵過 大峪山見所旣 玄宮純是頑石

衆相徘徊嗟嘆不忍去祀畢還司寇舒公化僉都張  
公岳大理何公源相繼下顧咸從臾上疏蚤言植方  
欲言而機洩攻者蜩起歷四五六凡三月日無虛牘  
上厭而震怒黜御史龔仲慶攻者喙始息植尚註籍  
閣下適入都門尋且顧植邸以病辭者再 閣下竟  
入中庭坐語移時及植以請告懇 公

且出來欲去在我植出都消息已定於 都

之日矣既同館同年曾朝節陸可教顧紹芳諸兄奉  
閣下命來慰植園玉卷師諗着年鬼認此小不是他

全你箇大人品植人品全否已決於閣下傳致之時矣比植開籍相見閣下惓惓庇護姑蘇孜孜勸植認過植對曰門生做御史止叅得箇馮保江陵再傷那一箇善人幹那一件歪事老師當面指教植有不降心服罪者非夫申老師明明教人攻擊門生如何說門生難爲申老師閣下無詞以對但賚曰公聰明公聰明此言猶然在耳閣下豈以稍遠遂忘之耶嗣後七月二十五日邸報有大峪山興工之旨次辰江東之羊可立約植議曰年久久欲言壽

宮事今將興工興之後便不好言植應曰愚忠懷  
之日久機不密致攻擊半年方出又獨言此人必議  
我報復何如江羊曰我三人均受 上知同舉爲當  
因構一疏疏就日已暮子夜繕完黎明入上正欲止  
欽差不去耳不意先已 陛辭揭送內閣 閣下遂  
從馬上差人送姑蘇姑蘇遂從山中結張誠 閣下  
攻江李之疏亦露章上矣先是聞 閣下疏入不平  
欲攻江李吳趙旣果如此是 閣下推戴姑蘇其居  
其後匪朝伊夕豈待植等駕風水之說始然哉 皇



上存念植等同禮部再妻相擇植等朝房相見  
閣下挺身舉手厲聲曰此三公得意之秋植復曰  
壽宮國家萬年大計植等受 上知遇感恩圖報豈  
借此以博榮顯 閣下又挺身曰憑三公言山只不  
許難爲申老先生植又復曰申老師不以 宗社爲  
重庇護親戚老師又不以 君父爲念偏護朋友謂  
公義何及坐植又詰 閣下曰老師被召日久襄事  
始出山太老先生停柩三年必是擇地 閣下謾應  
曰是我于西山虎丘山無處不看過但見有石卽喜

植聞之竊笑言不由衷遂起相別此言猶然在耳  
閣下豈以稍遠又忘之耶及植等相擇吉地三處繪  
圖進覽頗愜聖心柯奩爲乙酉解元門生子午  
不識閣下命之駕言熟知風水入山到處亂說破  
壞吉地皇上欲用寶山閣下等又造言居裕  
茂二祖中間不便百計阻撓畢竟要挾皇上仍用  
大峪山而後已皇上萬不得已始曲從之還朝  
大怒手擊張誠連出聖旨三道一日植等固不知  
風水係每保大峪山的豈盡知風水着回將話來一

曰柯挺說大峪山正對蹇山朕閱却對形龍山着回  
將話來一曰張邦垣說大峪山正對旺兒山朕閱却  
對形龍山着回將話來三旨皆出皇上欽降詞  
義森嚴朗若星日竟無一人回話閣下等悉爲彌  
縫過了至是閣下等欺君誤國之罪上通於  
天矣夫由往事以證今書徑相推戴果植推戴閣  
下乎閣下推戴姑蘇乎甘居人後是閣下推戴姑  
蘇甘心乎抑因植推戴閣下甘心乎人各俱有良  
心清夜靜思必有一點靈明難昧處近因臺省諸公

於二十五年前忠佞雖未及親見新造 壽宮屹然

奠於 天壽山中三生及 閣下疏俱載在史館是

非忠佞十目難逃恐亦非 閣下片言隻語所能混

淆也項從邸報見 閣下私揭傷善背公私黨挑激

禍端阻塞言路 皇上之寵眷彌篤 閣下之孤負

彌甚臺省諸公鳴鼓聲罪醜詆及於家庭植竊謂

閣下見之必且慚憤無地匿迹深居不復再談人世

間事乃今舌鋒腹劍愈出愈奇毒險之性到老不移

良可悲矣揆厥肺肝總出黨惡一念欺蔽終欲障天

夫人言不足恤。國憲不足懼。天道孔赫亦不足  
畏。耶邇來蒙蔽欺罔之徒。往往天有顯罰。罰及  
閣下。更爲慘酷。語云禍福無門。惟人所招。一念之善。景  
星慶雲。福必綏之一念不善。妖氣厲鬼。禍必及之。捷  
如影嚮。間不容髮。植願閣下轉禍爲福。是計勿徒  
執迷怙終不悛也。然轉禍在於修德。不在積惡。求福  
在於消忿。不在結怨。閣下善自爲謀。又善爲人謀。  
翻然改悟。起而盡收天下忠賢人望。與之同心同德。  
矢志報主。共襄太平。吾知忠賢丈夫。惟有道義肝。

膽固肯爲國家排患難亦肯爲朋友託生死決不效險邪鄙夫淺衷狹量不顧國家成敗天下是非身務爲一切害人殺人之事閣下歷觀前代已事寧有忠賢在列大臣輕遭戮辱者乎又寧有謀害忠良身得免於刑戮者乎炯鑑在前昭然在鏡邪正兩途聽人自趨失足遺恨千古回頭卽是彼岸植竊爲閣下計此甚熟也然閣下全用客氣不至一貶塗地不已植又竊知